

2011年8月15日晚上10点40分，在爱丁堡Novotel酒店的前台，我期待着对台湾京剧大师吴兴国的专访。吴兴国携现代京剧《李尔在此》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，在Royal Lyceum Theatre演出三场，20分钟前，第二场演出刚刚结束。

吴兴国独自走进酒店，看上去一脸疲惫，眼睛里似乎还带着血丝，和舞台上那个精神饱满、生龙活虎，一人饰十角，似乎每分钟都处于亢奋状态的京剧家判若两人。然而谈起他热爱的京剧，他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，面部表情极其丰富，说到激情处，不禁手舞足蹈，仿佛还在舞台上表演。

我在“借壳上市”

不看演出，我很难想像如何用京剧演绎莎士比亚的作品。京剧的唱腔、京剧的锣鼓、京剧的行头，口中唱念的却是高纳里尔、里根、寇蒂莉亚以及多佛尔……这个中西混血儿，是否会是个“怪胎”？是否会令人感到不舒服？吴兴国不管这些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：“我要把京剧的形式，把京剧唱念做打的表现手段保留下去，既然传统戏没有机会去演，是死路一条，那我就换一个壳子，借壳上市！”

有人给吴兴国贴标签，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，将传统打破，将京剧“西化”。听到此，吴兴国勃然大怒，“我从来不想什么‘西化’、‘中化’、东方、西方，从来不想打破什么传统文化，我不在想这些问题，我在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——怎么让京剧活下去，怎么活着！”

吴兴国打了个比方，如同东方的传统服饰，很精致，很讲究，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穿西方的衣服？实际上，中西方都在面对“传统怎么走向现代”的问题。所谓的传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来，然而，所传承的只是个“壳子”，真正有力量的作品需要创作者融入自己的情感，需要和时

脱下精致的传统，
穿上现代“西装”

他拯救了京剧，也拯救了莎士比亚

特约记者 | 崔莹（发自英国爱丁堡）
图 | 当代传奇剧场提供

台湾京剧大师吴兴国在英国一人分饰十角，演绎京剧版《李尔王》。

代相结合，和观众产生共鸣。

让京剧和莎士比亚相结合、和契诃夫相结合、和希腊悲剧相结合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京剧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而实际上，吴兴国至今也不敢面对自己，他不知道这样拼一把是否可以让京剧活下来——他甚至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一直对他寄予厚望，希望他秉承传统的师傅周正荣要拔剑杀他，结果，他把剑夺过来刺向了师傅。很戏剧性的是，2个月后，师傅真地去世了。

吴兴国说自己对不起师傅，他每走一步都会想起师傅的叮嘱。《李尔王》中有一句台词：有谁能告诉我，我是谁？吴兴国也不止一次地追问：我是谁？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在强烈的自责中，他继续义无反顾的寻找自己的位置，为京剧寻找位置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看过《李尔王》之后，英国当代作家、编剧乔纳森·克莱门茨告诉我，“吴师傅不仅拯救了京剧，也拯救了莎士比亚！”

棍棒打出来的高徒

吴兴国原名吴国秋，我问他为何要改名，他急了，如果在舞台上，他一定会“怒发三丈”。“我不改名，吴国秋是我的本名，吴兴国是我的艺名，我一进剧校，学校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所以，所有演出、宣传，我都在用这个名字。”

吴兴国的母校复兴剧校，过去用“复兴中华传统文化，发扬民族伦理道德，大汉天身远播环宇，河山崇光日月辉煌”等32字为学生们分辈命名。吴兴国是“兴”字辈。

1953年，吴兴国出生于台湾高雄，他一岁多时，父亲去世，母亲在小学里教书。为了生存，也为方便母亲的工作，11岁时，吴兴国被送进剧校。“类似孤儿院，解决吃住，就这么回事。”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，打骂教育很流行。幼小的吴兴国很机灵，也很淘气，不过，经

被称为“传统文化叛逆者”的台湾京剧大师吴兴国



老师一打，他马上就明白怎么做，做什么了。“老师就觉得，这个小孩聪明，要求我唱两出。后来又觉得我有观众缘，一下子，我就变成班里最好的学生了。”

既然成了“苗尖子”，那就只有好好地坚持下去。可当时，京剧在台湾的状况越来越不好，很多京剧艺人去拍电影、拍电视，改行了。吴兴国左右为难，他不想辜负老师，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同辈们一个个“远走高飞”。终于，吴兴国可以自己做决定了，他去学了现代舞。当他沉浸在充满激情、动感的现代舞步中时——他与京剧的缘分在默默地等待与他的再次邂逅。

大学毕业后，吴兴国当兵服役，进了陆光国剧团，又开始唱京剧。也许是命中注定，要他将京剧这条路走到底，吴兴国被台湾伶界四大老生之一的周正荣先生看中。老先生见他的扮相、嗓子这么好，就收他为徒。结果，吴兴国在陆光国剧团一干就是13年。

民间艺术和政治无关

“永远不要把民间艺术和政治搞在一起！”当提及京剧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时，吴兴国火冒三丈，几乎是恶狠狠地说道。

回忆起在陆光国剧团的经历，吴兴国说：“我们唱角的只是团员，领导剧团的人根本不懂戏，戏唱得好，赢得了比赛，他们升官，但唱戏的人还是那样。并且每年那些长官都吓唬你，‘如果你们演不好，剧团就解散了啊’，第二年，又这样讲。对我们而言，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。剧团解散不解散，是听你们的吗？从头到尾，他们就没有把京剧当作艺术来对待。后来，他们越来越不喜欢传统戏，只看歌舞，京剧团就被砍掉了。”幸运的是，在剧团被砍掉之前，吴兴国跳出剧团，当起了“个体户”。

在体制外的日子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。经过三四年的酝酿和筹备，1986年，吴兴国创办的“当代传奇剧场”第一部作品

《欲望城国》问世，并引起了轰动。然而，用吴兴国的话说，“树大招风”。不久，台湾政治风向转变，文化界倡导“艺术本土化”，传统京剧处处受到排挤。“那个时候，得不到批文，你自费表演，剧场也不让你演。”没有演出，没有观众，没有资助。1998年，吴兴国不得不关掉当代传奇剧场。两年后，因为一个法国导演的鼓励，吴兴国重拾老本行。此时，台湾的艺术环境也开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。

然而，吴兴国再次重申，艺术就是艺术，不应该和政治挂钩。“很多艺术家被政治迫害了，难道不是吗？”更令吴兴国忿忿不平的是，至今，传统艺术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“有多少大学设置了京剧专业？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排演英语戏，每个英语戏都在读莎士比亚，请问，是不是知道莎士比亚的人比知道京剧的人还多？什么国粹，国呸！”

京剧早已成为吴兴国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一种使命感督促他为京剧拼出一条活路，说到动情处，吴兴国慷慨激昂，“它死掉了，就是你死掉了。你能不着急么？就自己做啊。有人看了，有人支持了，它就活了。”

最喜欢的动物是狗

这次，在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《李尔在此》中，吴兴国设置了一个“狗”的角色。而莎士比亚的原著中并没有这个角色。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角色？吴兴国说，因为是独角戏，他必须得不时变化角色，让舞台上的气氛有所变化。否则，观众会走神，会睡着。

有趣的是，剧中所有有哲理的话，都被这只狗说了出来。“您可别笑我是一条狗！我可是一条得势的狗！一条得势的狗，就能叫人唯命是从。您可千万别讨厌它，别看我那么贱！人到老的时候，身边最好养条狗！越是穷困潦倒、无依无靠的时候啊，这个讨厌下贱的东西，可会变成无价之宝哟！我们家李尔王一直认为自己是唯

“有多少大学设置了京剧专业？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排演英语戏，每个英语戏都在读莎士比亚。请问，是不是知道莎士比亚的人比知道京剧的人还多？什么国粹，国呸！”

吴兴国困惑过，犹豫过，他曾在体制内饱受摧残，现在又为了京剧的生存而扩展一条新路。



